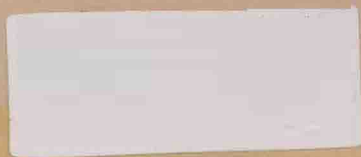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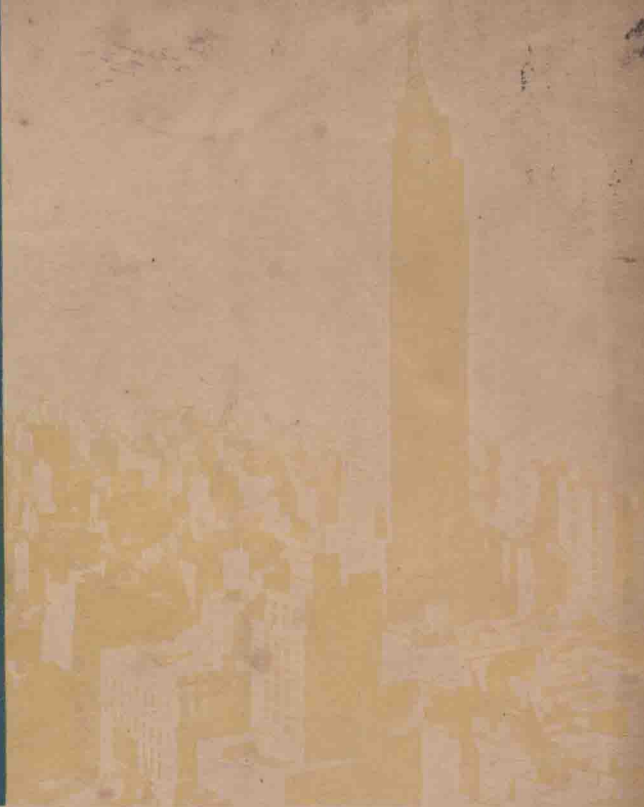


歐風美雨
知書題



宇 宙 叢 書

歐 風 美 雨



宇 宙 風 社

宇宙叢書

(三)

歐風美雨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

編輯
兼
行人

陶

亢

德

發行所
宇宙風社

上海愚園路愚谷邨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每冊五角

歐風美雨目次

倫敦素描……………

華五(一)

(一) China House

(二) 倫敦的新年

(三) 密勒氏旅館

(四) 中國飯館

(五) 霧

(六) 夜

(七) 倫敦的居住

(八) 政治經濟學院

(九) 倫敦的公園

次

目

英京通訊

兆雄（五五）

（一）倫敦的霧

（二）文明乞丐

（三）黑暗

（四）樓車

記牛津大學

中生（六七）

英國的人權

於恭（七二）

紐約客談

喬志高（七五）

（一）百老匯和四十二號街

（二）萬國公寓

（三）無線電城

（四）時髦雜誌

金山筆記

問筆（一〇九）

(一) 西亞圖兜風

(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三) 上帝與薩坦

(四) 黑人的心

(五) 唐人街

(六) 人家的學府

(七) 美國的聖誕節

旅美通訊……………林語堂 (一三九)

(一) 抵美印象

(二) 談好萊塢

卮字旗下的柏林……………謝兆雄 (一五六)

德國遊記……………失 民 (一六二)

(一) 引子

(二) 車上

(三) 柏林街市

(四) 真正德國人與猶太德國人

(五) 德國的女子

(六) 德國人的生活

(七) 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

巴黎大學的學潮

弱民 (一八五)

巴黎的小脚

徐訐 (一八九)

巴黎的書攤

戴望舒 (二〇四)

比國遊記

失民 (二一二)

(一) 比京不魯賽兒

(二) 滑鐵爐

(三) 留比的中國學生

倫敦素描

華五

引言

離開了破碎的祖國，浮海到歐洲去吃了幾年的中國飯，不可謂非人生幸福。『倫敦』這個偉大的名字，象徵着漫天的大霧。人說倫敦霧大，叫悶，說是吐不出氣來。其實人生得由你自己去體驗，便在霧氣中你也可以發現幾絲陽光，荒漠中有的是涼風，是月明。在地道車累得你頭昏，街車叫得你心煩的當兒，你可以在一間小室裏，抽着烟斗出神。英國人的面孔不全是板着的，久了你自能體會出來，倫敦的日子不全是苦悶，如其你會探尋，有的是美麗的消息。

朋友們，你別失望，雖則我不是一個善講故事的人，但我相信我能給你們展開一片眼界。我不會解說納爾遜碑的高，巴力門的辯論，倫敦橋與泰晤士河，那些你們儘可以

從其他的遊記中看到。我要講的却是美麗中的醜惡，或是醜惡中的美麗，人生裏的人生，花園裏的花園。

如其我講得好，你們用不着讚美，讚美是枉然的。如其我講得不中聽，你們用不着詛咒，詛咒也是枉然的。破曉時雀子的叫，黑夜中的蛙聲，原不過是宇宙間真實的流露，豈有其他目的。

聽罷，我的朋友們！

(1) China House

在大英博物館的附近，有一條高爾街，是中國學生最熟悉的地方，原因是那條街上有一家旅館，幾十年來接待了不少的華人。

是一九三三年夏間的時候，高爾街九十一號的房屋忽然被裝修得像新的一樣，大門上加了一層綠的油漆，門頂上寫着一行金字：China House。

如其凡事應得探本窮源，好比我們讀資治通鑑，要從三皇五帝翻起，那末，China House之成立，應當追溯到庚子年的八國聯軍破北京。因為有了一個拳亂，所以來了一

宗賠款，然後纔有退還賠款。中英關係素來是『親善』的，退還庚款時便提了幾十萬鎊交給正待準備成立的倫敦各大學中國委員會，以作溝通中英文化之用。各大學中國委員會成立後，石恆勵(H. T. Silcock)榮任秘書長，他是上帝的兒子，熱心公務是不待說的。各大學中國委員會的建設之一，是 China House 的設立。據說設立的動機是『爲中國學生謀幸福』，裏面除了會議室閱報室外，還有一兩個小房間，說是爲招待從中國初來的學生住的，但這並不是說你不出錢。偶爾有幾個人去翻翻幾張零亂的中國的報紙，大部份的同學是裹足不去的。

不去的原因很簡單：China House 的名稱就使人起反感。在中國飯館裏，常常聽見人批評到 China House，可惜大多數是態度太激昂，那種義憤填膺的樣子我覺得大可不必。『割雞焉用牛刀』，今人遠不及古人幽默。

我正失望之餘，突然遇到了一位腦經最清爽的朋友程君：

『怎麼，China House 去過麼？』我問他。

『去過了，怎麼不？那裏面到不錯，有幾張破的中國報紙看，有乒乓打，有無線電聽，下午還有茶吃，可是你得聽清楚，那還是要出錢，有時夜間還可以跳舞，不錯，還

有幾個英文講得丁丁當當的華僑姑娘。』

『你可是迷上了蜜絲成？』

『別亂說了，人家是規規矩矩的，要曉得華僑女子比我們內地來的姑娘們活潑，她們有說有笑，能跳舞，能唱歌，能打球，能游泳，能夠應酬男人，比着內地來的那般女同學，黃皮寡瘦，頭不梳，臉不洗，看見人不敢拉手，却只顧把它往袖裏縮，真是高明萬倍，你說是不是？』

『別發這麼多的感慨了，我問你，你到 China House 去了好幾次？』

『好幾次，天天去，天天看見的是那幾個人，天天談論的是那麼一套，自然蜜絲成也加進來發表她的意見。留學英國本來是生活最苦，沒有咖啡間可坐，而今倫敦有了這麼樣的一個去處，我們可以用不着再羨慕巴黎的同學們了。』

『你真是，總是那麼輕薄，比着你初來的時候簡直是兩個人。』

『兩個人？可不是！但這是應該的。你們這般人天天只曉得同內地的同學們來往，全不曉得出去看看世界，增長一點兒見識。』

『得了，我問你，正經一點，你對於 China House 的名稱可有什麼感想？』

『感想？我知道你們在反對這個名稱，其實用不着呢。你瞧，倫敦有的是同樣的名稱，凡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都佔着一個。你可曾看見過 Australia House？你可曾見過 Canada House？你可曾看見過 South Africa House？你可曾看見過 New Zealand House？還有，我們東方的印度人還有他們的 India House，如今再加上一個 China House，豈不正是妙事。橫豎我們中國人已經自己鬧得不成話，索性把國家送給大英帝國也好，恐怕他們還不要呢！』

『別開玩笑，你說，他們把名稱取做 China House 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明白，我明白，他更明白！』

幾天後，是一個盛大的集會，倫敦的內地同學大部份都到了，主席的是學生會的某常務委員。會務簡略報告後，主席鄭重的提高了嗓子，說了以下的話：

『還有一件議案，一件很重大的議案，今天得提出來請諸位討論，便是 China House 的名稱問題。我們知道倫敦有 Australia House，有 New Zealand House，有 Canada House，有 South Africa House，有 India House，凡是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地都有一個 House，如今又加上一個 China House，這對於我們無異是一種

侮辱。我已經接到不少同學的來信申請或是口頭建議召開學生會，討論對付辦法。

今天既然諸位這樣踴躍的參加，想來必有不少的偉論發表。」

一陣鼓掌聲，叫好聲。

一陣激昂的討論，像是一場海上的風暴，每個字是一朵浪花。『先禮後兵』是大會決定下的態度。方式是一面寫信給各大學中國委員會抗議China House的名稱，要求他們趕快把名字更改；一面寫信給中國公使館，要求公使館交涉改名，不得推諉。前者用英文寫，後者用中文寫，中英文秘書都算各人有了事做，一點不受委曲。

幾個月的光陰過去了，像是倫敦城消散了的霧，一點沒有結果。

又是幾個月，再是幾個月，倫敦城的霧雖然來來去去，事情却一點沒有結果。反對的聲浪，正像海上的波瀾，一陣起，一陣平，時高時低。

與同學們表同情的潘公，雖是一個來到英國遊歷的人，對於這件事却非常關心。有一天，公使館裏的某要員請潘公晚餐，杯盤狼藉後，潘公便有意無意的提說到China House..

『怎麼，China House的名稱改了麼？』

『學生們也真是固執，名稱改不改有什麼關係，他們說China House有與大英帝國海外殖民地同類的嫌疑，其實有什麼要緊，倫敦還有一個 Denmark House呢！』

『你的話倒也不錯，可是你知道病人怕鬼叫，丹麥國在經濟上雖則依靠英國，在政治上却還是獨立國家，所以丹麥人不說閒話，我們中國人可就不同呢！』

謝天謝地謝祖宗，潘公的一席話，居然打動了某要員的心。

過了幾天，某要員看見了China House的負責人，居然爲學生們講了幾句話：

『我看你們還是把China House這個名稱改了的好，省得他們反對，有的人鬧不來。』

『名稱是小事，何必一定要改？』

『既然是小事，那末，你改了也無妨。』

又過了好些日子，倫敦城又不知來了多少次霧，中國學生又不知咒罵了多少次。

在一天，時間是一九三四年，在China House成立了將近一年的日子，高爾街九十一號門牌的房屋前，到了兩個油漆工人。他們先把器具打開，然後開始工作。在China House兩字塗去之後，綠漆的門首現了兩個新的金字：

China Institute

在中國飯館裏，我聽見人人談論着的China House的改名，大多數人的面上現着勝利的喜悅。有幾個悲觀的朋友却縐着眉毛，輕輕的嘆說：

『有什麼值得高興，還不是換湯不換藥！』

(二)倫敦的新年

記得當小孩兒的時候，便已知道了喜歡過年。過年的趣味，一半是舊的結束，一半是新的開始。每當過年，人便覺着幾分興奮，恍惚從灰暗的雲層裏，再閃耀出幾絲太陽的光輝。

倫敦的日子不全是霧，雖則冬天的霧特別多，但冬天有時也不斷的有太陽光。英國人的臉孔不見得永遠是嚴肅，兩條眉毛不老像是黑雲下的林梢，有時他們也滿臉堆着笑，像海翻着浪花，在新年你便可以看見這種神情。

說外國的新年，不能與耶穌誕節分開，這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連帶關係。據人說，英格蘭過耶誕節比過新年來得熱鬧，蘇格蘭人却過新年比過耶誕節顯得起勁。但不管它是

耶誕還是新年，我們所領略到的是同樣的滋味：舊的結束與新的開始。

一到了十二月，倫敦的街市便顯得特別擁擠，擁擠的程度隨着日子走，到了耶誕節前一兩天算是達到頂點，滿街的人頭動。店家到了這時，是一個銷售存貨的機會，大減價的招貼極力施展誘惑，自然有的東西也比較平時便宜。生意最好的首先要算賣食物的舖子，『火雞』差不多是每家一隻，可是吃火雞的人有很多不知道他們嘴裏的東西是來自匈牙利。大的玻璃窗內，聖誕老人張着嘴笑，旁邊是各色各樣的巧格力糖，小孩子們看見了要流出清口水來。百貨公司裏，攢進攢出的是女人多過男人，老太婆們想買點東西送兒女孫子們，年青的姑娘們想製幾件新衣服，各人有各人的理想要實現。但在這繁華與和平中，支配着這人羣的還是黃金，沒有了黃金就得毀滅你的希望。

早年聽得人說過，愛倫凱因為親眼看見過郵差爲了忙着分送耶誕及新年賀片而累得致死，遂發誓不再寄賀片給親友，當着年底時節。我因爲沒有看見過郵差累死，也沒有愛倫凱那樣的存心偉大，所以還是照樣買了賀年片，簽上了名，封進信套裏寄給朋友們。賀片上大都印着雪景，的確顯示着冬天的景象，可是聽見從阿真廷來的朋友說，他們那兒用的賀片也印着雪景，而耶誕節與新年在阿真廷却明是夏季。我奇怪的問他們這

是什麼來歷，他們說因為耶誕節是從歐洲輸入的，說到耶誕節便不能沒有聖誕老人，有了聖誕老人便不能沒有雪。寄賀年片的時候，一個英國朋友走來囑咐我得擔心別將賀片往猶太人寄，因為他們沒有聖誕節。後來我把這事告訴了一個猶太朋友，他說這是對的，可是在美國，有的猶太人也未能免俗，照樣寄耶誕節賀片。賀片寄出後，得來的回覆是一大批紅紅綠綠的賀片，把它們擺在壁爐架上，看去怪有趣。

到了聖誕節前夜，教堂的鐘聲響着神秘的嚴肅，客中的旅人聽了有着各種奇異的感觸。但最使我牢記不忘的是有一年寓居在倫敦郊外，一條冷清清的街上，幾盞霧氣裏迷蒙的路燈，一兩個貧苦的漢子（人說是乞丐）唱着聖誕節的歌。再沒有比他們的歌聲更感動人的東西存在，我當時想。是悽鬱的情調，哀哀的像西風裏的雁聲，在雲海裏漂浮。街上的人家從窗裏用錢往街上擲去，也有的開了門給他們一點輕微的賞賜。雖然社會制度造就了貧富的區分，但這并不能抹煞去人對人的同情與體恤，在一年一度的佳節，在酒與肉的醉飽後，一家人圍着爐火談心或是作其他遊樂時，偶爾從窗戶外聽到幾聲淒涼的呼喚，誰能不起感動？在歡樂時聽見悲聲是一個極好的教訓，你可以更深切的了解人生的變幻與命運的轉變，世路的崎嶇與各種的不測。年年到了耶誕節，照樣有乞